

青春風

青春風編輯部

深夜故事

夜里三点不睡觉



口袋文学
短篇小说精选
第一季

拍案叫绝的反转剧情,大快人心的精妙结局!

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,真相永远都直抵人心!

复仇的恶魔被一滴怨恨的血激活,地板下的黑色长发缠绕着嗜血的灵魂,环环相扣的布局,惊悚诡奇的灵异事件,当真相一步步剥开,当隐秘于内心的黑暗世界被打开……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剧情步步惊心,结局出人意料,胆小者勿入!

深夜
故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口袋文学. 第一季. 深夜故事 / 青春风编辑部主编.
— 延吉: 延边教育出版社, 2018.1
(青春风)
ISBN 978-7-5524-6819-9

I. ①口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9811 号

青春风·口袋文学·第一季·深夜故事

主 编: 青春风编辑部
责任编辑: 刘芳芳
出版发行: 延边教育出版社
社 址: 延吉市长白山东路 98 号
邮 编: 133000
网 址: <http://www.ybep.com.cn>
电 话: 0433-2913940 (编辑部) 0371-68698015 (邮购部)
传 真: 0433-2913964
印 刷: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: 8
字 数: 256 千字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24-6819-9
定 价: 15 元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。

声明

基于对知识和创作的尊重, 本书向所选文章、图片的作者给予补贴。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联系的作者, 我们在此深表歉意, 当您看到本书时, 请与我们联系, 以便我们向您支付补贴和赠送样书。

联系方式: 0371-68698867

目录

异闻录

- 004 童话市的烟火 / 拟南芥
- 017 不老池 / 十一醉
- 027 刑警之寿魇 / 风雨如书
- 040 它在画我 / 乔然安

- 049 隐藏摄像机 / 鹿星野
- 064 书局 / 黑桃皇后
- 076 忏悔 48 小时 / 岑桑
- 083 塔里木噩梦 / 漆雕醒

局中局

- 090 隐形室友 / 李茜宁
- 100 汽车密室 / 轩弦
- 114 看一眼的杀意 / 叶聪灵

最推理

127 都去死 / 稳心
139 美丽诱惑 / 王珂
150 牙医 / 梭罗
162 骨灰遗像 / 李慕雪

惊魂夜

171 双龙会 / 十一醉
180 盗画 / 吴天
188 白骨笛 / 韩十三
199 黄泉双姝 / 云纵川

世间情

207 虚拟自我 / 沐一
230 九槁星棺 / 维多小兮
240 时光追凶 / 花茶

三千界

深夜
故事

目录

异闻录

- 004 童话市的烟火 / 拟南芥
017 不老池 / 十一醉
027 刑警之寿魅 / 风雨如书
040 它在画我 / 乔然安

- 049 隐藏摄像机 / 鹿星野
064 书局 / 黑桃皇后
076 忏悔 48 小时 / 岑 桑
083 塔里木噩梦 / 漆雕醒

- 090 隐形室友 / 李 嵩宁
100 汽车密室 / 轩 弦
114 看一眼的杀意 / 叶聪灵

最推理

局中局

127 都去死 / 稳心
139 美丽诱惑 / 王珂
150 牙医 / 梭罗
162 骨灰遗像 / 李慕雪

惊魂夜

171 双龙会 / 十一醉
180 盗画 / 吴天
188 白骨笛 / 韩十三
199 黄泉双姝 / 云纵川

世间情

207 虚拟自我 / 沐一
230 九槁星棺 / 维多小兮
240 时光追凶 / 花茶

三千界



童话市的
烟火

拟南芥

暮秋

我是谁？我仰望着夜空突然发问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记忆模糊了。手顺着脸颊往下摸，摸到稀疏的胡楂，我才想起自己待在这里很久了，掏出衣袋里的身份证，上面写着“季寥”，我长舒一口气记起这是我的名字。没错，我是季寥。

我置身于摩天大楼的天台，风像群狼般向我奔袭而来。我在干吗？我在等童话市一年一度的盛大烟火。

“祝颜，你知道吗，今年的烟火将会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。我记得你最喜欢礼花烟火了，一簇接着一簇地开在夜空，像怒放的鲜花。”

“莉莉，你呢，去年是和爸爸一起看的吗？没事，今年就和哥哥姐姐一起看吧。”我转过头说道，“莉莉一定喜欢巨龙烟火吧，旋转着升空，然后迸发出耀眼的红光。”

“什么，我最喜欢什么烟火？我喜欢的是气势十足的火雨烟火。它飞得最高，在最高点猛然炸开，漫天都是火星，看得人心里暖暖的。”

寂寞的天台只有三个小小的身影，而下面是一片废墟，童话市的繁华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夏 1

“站住。”卫兵拦住了我和祝颜，“现在是非常时刻，请两位先去领号排队，不要擅闯。”我指着一个直接越过人群的胖子说道：“为什么他不用排队？”卫兵瞥了我一眼：“只有各行业的精英才有特别通行证，普通市民就只能排队，快退回去。”

卫兵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狰狞的头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卫兵有权将不守秩序的人“处理”了。

我拉着祝颜的手回到等候的人海里。无数的人戴着口罩，睁大焦急的眼睛。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，此刻他们只是在尘世辗转求生的可怜虫，

队伍长得看不到边。我只能带着祝颜回家，我们两人的号码都在六位数，近期是不可能轮到我们了。回家路上，祝颜靠着我的肩膀低声抽泣。

都怪那场瘟疫，它袭击了这座内陆城市，把这里变成死神的狩猎场。埃辛拉病毒致病性强，致死率高，现还未有治愈的例子，人类对此还束手无策。病人甚至在临死前发狂通过抓挠和啃咬将病毒传播开来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这场瘟疫只在几座城市爆发，只是这座童话市就在其中。

童话市是一个美得让人流泪的地方，开拓者们从富饶的沿海来到内陆，他们在这里建起了一个童话。高洁的塔楼，巨大的摩天轮，路上随处可见由白马拉着的华丽马车，还有无处不在的童话人物壁画和雕像。每年枫叶染得鲜红之际，烟花大会就会召开，美丽的烟火将城市映照得宛如白昼。

他们将这里建成了世界上最巨大的主题公园，而后又在城市附近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矿产，于是这座城市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桃花源。但瘟疫爆发后再没人慕名而来了，连这座城市的居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。

整座城已经被封锁，想把瘟疫扼杀在城里，就不能放一个感染者离开，于是离城的手续变得极其复杂。每日只有少量人能够进入隔离区。在隔离区内进行细致的检查后，如果半月的潜伏期内都没有发病的话，那他才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。

我搂住祝颜：“别怕，我们会没事的。”我安慰祝颜，但我心中也没有底。只是困境中必须用谎言给人一点希望。远处的摩天轮霓虹绚烂，投射下如梦似幻的光，给人一阵阵幸福的错觉。我们回到了人鱼街的小公寓里，我和祝颜的号码实在太靠后了，也许我们出不去了。物价一直在飞涨，治安一天比一天糟糕，瘟疫应对部门的调控没起多少作用。

据说对面睡美人街有人打算冲出封锁线，但他们死在了冲锋的道路上，从楼顶往下望去，你还能看到蚊子血般的一抹殷红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祝颜感冒了。她躺在床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，额头烫得像火炉。我不知如何是好，这场瘟疫弄得人心惶惶，现有的医院几乎都被暴徒洗劫一空，无法开业。有人咳嗽一声，周遭的人就会怀疑他患了埃辛拉，如驱赶瘟神般驱逐他。

我用我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治疗祝颜，但她没有丝毫好转。我捧着她的手跪在床边，看着她开裂的嘴唇，干枯的发梢。我明白，她正在离我而去，如果我再不做些什么，那我就要失去她了。我锁上门毅然决然地离家而去。

夏 2

“有人吗？”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医院里回响。我像无头苍蝇般在医院乱转，“求求你们答应我一声。”这已经是第六间医院了，巨大的失落感大山般压在我的脊梁上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用哭腔再次发问。

长廊的尽头走出一个顶着鸡窝头的医生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他满脸胡楂，眼球枯黄，比起医生，他更像一个病人：“这里什么也没剩下，你来迟了，没有药品了。”

“我不是来洗劫的。”我忙解释道，“我朋友病了，她需要医生。”我又添了一句：“当然，她患的不是埃辛拉，只是普通的感冒。”我冲上去拉住他的手，生怕他逃了。

他狐疑地打量了我一阵：“来得不容易吧，现在到处都是暴乱。你的朋友具体什么症状，你同我讲讲。”

我见他可能会出诊便把祝颜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他。他听了我的话，沉思片刻：“好吧，我去看看。”他转身掏出一串钥匙往楼上走去：“我要去拿些东西，不要告诉别人你在这里看到的。”医生打开一扇扇紧锁的大门：“外面的人都疯了，只要是药，他们都抢，哪怕是对瘟疫丝毫没用的药。被他们知道，这里就毁了。”

我看到七八张病床挤在病房里，床上躺着的都是瘫痪或者病重的患者，病房里死气沉沉，他们看医生的眼神就像仰望着天使。

“所有人都想走，可有些不能走。这些病人出了医院就是死路一条，总得有人照顾他们。”

“为了他们，你没走？”

“职责所在，当然我也有苦衷。”说着，医生打开最后一扇门。一个同他一样憔悴的护士起身迎接他。

“这是我妻子，而那边是我的孩子。”

看到角落的孩子，我顿时明白了医生不能离开的原因。医生的孩子和外面的病人一样都是无力独自活下去的人。医生转过头对妻子说道：“我要出诊，替我把医箱准备好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就是现在，救人要紧，现在我还是个医生。”他挎上医箱就随我走了。

一路上，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大麻烦。祝颜的病没有丝毫好转，昏睡中的她一直呢喃着我的名字。

“没事了。”我紧贴着她的耳朵轻声宽慰道。

检查一番后，医生摘下听筒：“放心，不是什么大病。”他从医箱里拿出两盒药递给我：“希望你们都能活下去，在风向变之前从这里出去。”医生替祝颜打了退烧针，又给她挂上了吊瓶。

滴答、滴答……我第一次觉得点滴的声音是如此悦耳。

“谢谢。”我由衷地道谢。

治疗结束后，我亲自送医生回去，毕竟世道太乱，两人结伴总比一人独行要好。要是医生因出诊而出事，那我无法原谅自己。街口的拐角，快乐王子和燕子的雕像静静耸立，王尔德的童话美到窒息，快乐王子为了帮助别人付出了一切，而燕子也失去飞往埃及过冬的时机死在了王子脚下。

“救我！”不远处传来呼救和错乱的脚步声，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跌跌撞撞地朝他们跑来，他后面跟着三个混混打扮的年轻人，满身酒气，穿着颓废的服装，手拿钢管、长刀。

“救我。”被追赶的男人见了我们像看见了救命稻草。

夏 3

我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：“你们是谁，追他干什么？”

他们轻蔑地扫了我一眼，二话没说就朝我劈头盖脸地打来。饶是我有所准备，但也被他们打退了几步。

“跑！”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只有逃了。

没跑出多远，他们就追了上来，脚步声简直就像是死神的催命符，怎么也甩不掉。就在其中一人将要触到我的衣服时，我停了下来转身举起木棍。对方没有想到我会转身迎击，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。

我趁机打中了他的手，他手中的钢管应声而落。可我也没有想到他会不要命地直接贴过来，他用力抓住了我的手腕往后一拧。我完全使不出力气，木棍也被他夺去了。而我挥起另一只手对准他的面门连连挥拳。

所谓打架就是拿自己最坚硬的部分去攻击对方最柔软的地方。当被围殴时，你应当瞅准一人打，打到他失去战斗意志，威吓住其他人。当你一对一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瞄准对方的弱点一个劲地猛攻。

突然间，我背后一痛，一根钢管狠狠击中我的后背，痛得我全身一颤跌在地上。我睁开眼睛发现医生他们也都倒在了地上，世界在我眼中不停地旋转。我想爬起来，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抵住了我的后脑勺。

“知道用木棍砸碎西瓜是什么样子吗？”背后的人冷冷地说。

没想到，我居然会死在这种情况下。

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“住手！”是巡视的卫兵来了。

他们在这座日益崩坏的城市里巡视，处理暴动和发狂的病人，维持着仅剩的秩序。他们身穿严密的防护服，手中持枪。往往有他们的地方就有死亡，居民们私下叫他们白乌鸦。

白乌鸦道：“没事吧？”

地上躺着两具混混的尸体，我和医生站了起来，被救下那人躺在地上示意自己没事。

“就因为有些人，这里才会越来越乱。”他转过头来叮嘱我们几个，“你们不要到处乱跑了。现在我们人手不足，光忙着镇压冲击防线的民众，就已经焦头烂额了。躲起来吧，现在能救一个是一个，等排到你们，再去检疫站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里会更乱，不要轻易出门。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
躺在地上的男人道：“谢谢，这是你们的了。”他拿开捂住肚子的手，那里被刀刺出了一个大洞，鲜血不断涌出，透过这个洞甚至可以看到里面蠕动的肠子：“我这里有两张号，我想对你们应该有用，全当是谢礼了。”

两张揉成团的纸条简直就是诺亚方舟的船票，所以他才会被那些混混追杀。拿着号，无论是谁都可以进入隔离区。

医生一蹙眉：“拿给我看看，别是假的。”

我毫无防备地把东西递了过去，但回应我的却是迎面而来的木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醒来。头痛得将要裂开，像有一只八爪鱼紧紧箍住我的脑子使劲地啃噬。两个混混和男人的尸体还倒在我身边，医生却不见了。

我被他背叛了，他拿走了两个号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。

祝颜已经起床了，她熬了粥正在等我：“饿了吧，快喝了。”她麻利地摆好碗筷。

热乎乎的一碗粥下肚，我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。

“这座城市能恢复吗，我们还能看到那美丽的烟火吗？”

“能，当然能。等事情一结束，我们就能看到烟火。”我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到粥里。

祝颜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配菜太辣，我不太能吃辣。”

喝完粥，我突然释怀了。我想那两个号被医生拿去并不可惜，他能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这座死亡之城，这就当是他不惧危险出诊的酬金吧。

我听从白乌鸦的建议一直和祝颜藏在家里。透过窗户，我们见到了很多末日的景象，四处逃窜的人群像蝗虫般吞噬抢夺一切，一个摔倒的孕妇被踩成肉酱，打砸抢烧的恶徒，燃起一场场大火。接连几夜，封锁线传来令人心惊的枪声。街道空空荡荡，几个塑料袋在风中旋转，断壁残垣，人消失后，原本整洁的城市立刻化作废墟。

我们一直注意着广播里的报号，只是要轮到我们实在是遥遥无期。终于，我们耗尽了家里的存粮。

夏末

我同祝颜不得不再次出门，所幸的是，各种斗争已经把这里的人口消耗得差不多了，路上没有多少危险。所有的商店都空了，常规手段下，我们找不到食物和饮用水。

只能闯民居了，某些厨房或者储藏室内还有些东西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抢，只是闯入那些主人早就撤离的民居寻找罢了。

在接连几次搜查无果之后，我们到了一户人家面前，门上贴着一张纸。请勿入内，内有看守。

我笑了笑把纸撕掉，有些人明知自己再也不能回来了，却还把带不走的财物锁好，闯入这样的人家一般会有不错的收获。刚一开门，一阵腥风扑面而来，我下意识地举起棍子护住要害，同时叫祝颜退后。角落里好像窝着什么东西，他已经盯上了我，那是一种被猛兽凝视的感觉。

是埃辛拉的患者，患上埃辛拉后，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就会变得疯狂，像得了狂犬病一样，他们极具攻击性，会去攻击并感染其他人。

我贴着墙准备绕过去，他却不依不饶，我举着木棍乱舞一阵才堪堪打退他。看来是绕不过去了，从他的样子上看，他已经到了晚期，我只能解决他。

不知是谁用铁链拴住了他，他的行动范围只有那一小块：“来啊，来啊！”我怒道，就像猫挑逗被拴住的狗一样，他伸长了手想挠我，可惜我处在安全距离上，我用棍子不断砸他的脑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“闭上眼睛，别看！”我对祝颜说道。我怕她看见这么血腥的我，我怕我会失去她。

终于，他化作一具不会再动的尸体，我带着祝颜绕过触目惊心的血迹走到里面。

前面的墙上还有一张纸。欢迎你，勇者，你能来到这里就证明你已经杀死了镇守城堡的恶魔，那你可以获得城内的宝藏了。只是我希望你能在掠夺之前看完下面的一个蹩脚童话。

从前有一座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城市，里面住着还算幸福的一家人，

可是有一天灾难发生了，三人如同风雨中的浮萍，除了紧紧相拥再也不能做些什么了。

绝望、无助、恐慌……人变得不像人，你变得不像你。这家的妈妈改变了，她偷偷跟一个有特别通行证的男人跑了，丢下爸爸和自己的宝宝。但是爸爸和宝宝并不恨妈妈，因为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爸爸和宝宝相依为命，可有一天爸爸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，可怕的病毒会彻底打倒他。在失去神智之前，爸爸尽自己所能收集到了足够的食物，并把宝宝关在了安全的地方，宝宝能借由那些物资再生活一段时间。最后爸爸又把自己绑在了楼下充当守门的恶犬。

宝宝就是爸爸唯一的宝物，谁也不能伤害她。

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来时她已经逝去，请尽可能地轻一点，别打扰她的长眠。如果她还在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带上她，她是个听话的孩子，绝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负担。倘若你实在不愿意，那么请温柔点，不要让她太痛苦。

署名的日期是半个星期前，那个孩子应该还活着。

祝颜拉住了我，她的眼里有泪水：“季寥，如果那孩子没事，我们就照顾她吧。如果她病了，我们别杀她直接走，好吗？”

我拭去她的泪水点了点头。我小心地推开门，想必被楼下的动静吓到了，那个孩子战战兢兢地躲在床后面。

祝颜道：“是你爸爸让我们来找你的，和姐姐一起走吧，莉莉。”我们从挂在墙上的奖状猜出了她的名字。

莉莉像警惕的幼兽般望着祝颜，大概几分钟后，她走出来碰了下祝颜的手，整个过程中，祝颜一动不动地用慈爱的眼神看着她。最后，莉莉扑入祝颜的怀里。比起获得那么多的补给，这更让祝颜高兴。

我们带着莉莉去天台野餐，不知远处发生了什么，摩天轮居然启动了，它闪着五颜六色的光，悠扬的音乐顺着风传到天台上。祝颜兴致大好，说要为我们跳舞。祝颜本就是出色的芭蕾舞者，可一场事故让她再也无法登台，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提出要跳舞。

祝颜身姿袅娜，高举单臂如垂死的白天鹅般高雅，一会儿，生命之火